

# 绿洲上的白杨

王 族



在肥沃或贫瘠的大地上，杨树都是最容易成活的植物。换言之，只要有土，杨树就能成活。在西部干旱的土地上，杨树是随处可见的树——房前屋后、田间地头、道路两边，乃至荒野或草地上，都能让它们扎根。在落叶乔木中，杨树是人类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树，以至于凡是杨树，都被人们精心栽培成行或成片，看上去很是漂亮。除了新疆的额尔齐斯河流域有个别野生的杨树外，西部其他地区的杨树多为人栽种。

杨树是普通的树，树冠宽阔阔大，树皮常常是白色或灰白色，用手一摸便觉出平滑之感。树身的下部多粗糙，但长得非常笔直。它们的枝条在季节变换时（尤其在春天）会长出白色绒毛，即使枝条萌长也还有绒毛密布其上，但枝条很快会长出圆筒形叶片，让人一眼就能看见灰绿或淡褐色的叶片密集堆成一片。它们喜欢大陆性气候，很耐寒，根须长得很深，且扎伸力极强；树身抗风力也很强，属于落叶乔木中的硬汉。它们对生存的土壤条件要求不严，但若长在湿润肥沃的沙质土中，就会生长得更好。

在西部，人们最看重的树木是杨树。在房前屋后栽几棵杨树，可增加庭院内外的生机。如果有喜鹊等鸟儿在杨树上筑巢，就会更有生机。除此之外，杨树还有遮阳和挡风沙的作用，所以在有戈壁和沙漠的地方，便必然有杨树。新疆等地的绿洲标志是杨树，当你乘车在戈壁沙漠中的公路上行驶，远远看见前方有绿色，那一定是杨树。待走近，如果看见杨树浓荫形成的巨大绿色中，有村庄，也有田地，还有河流或湖泊，那就是绿洲。绿洲以树为根，在戈壁沙漠中存活，而杨树则是绿洲的支撑。

至于道路两旁的杨树，则有绿化美观、维护道路的作用。新疆少树，但道路两旁却常常有成排的杨树，尤其是主干，都颇为整齐地保持同一水平线上，与笔直的道路一起，展示出一种向纵深处延伸的美感。人们在修好路后便要栽树，而且一定是杨树。有时候，荒野中只有那么几棵树，不用问，那一定是杨树。春夏两个季节，杨树因为枝条密匝，使整个树冠显得颇为葱绿，看上去极具美感。

到了大雪飘飞的冬天，别的树因为都落光了叶子，看上去好像陡然瘦削，在挨着漫长的寒冬。唯杨树仍然不改伫立之势，尤其是树干上的皮依然光洁柔

滑，毫无干瘪枯萎之感。这个季节杨树最吸引人的是密匝的枝条，看上去似乎密不透风，在寒风或大雪中展示出一派生机。如果站在树下向上眺望，杨树像是伸入了天空。用一句诗意的话说，杨树细密的枝条，在修改天空。

杨树木的用途有很多，最常见的是当柴烧。新疆南疆的老百姓喜欢用杨树木烧火，不但耐烧，而且温度高，尤其是烧成炭火后，用于烤羊肉串，别有风味。除此之外，杨树木还可用于打家具，做屋檩栋梁，制作农具等，可谓是一木百用，无所不能。

人们感激杨树，亦因为它们漂亮清洁，所以常常在它们的名字前面加一个“白”字，称其为白杨树。

## 二

有一年在库车，我们几乎吃遍了沿街的抓饭馆。有时候，我们要了烤包子、羊肉串、揪片子等混着吃。后来这种吃法被库车的朋友笑话了一番，她认为我们太贪婪，吃得又太粗糙，恨不得把库车的好东西一顿全吃完。她介绍了一家大排档的汤面，说那家的品种才叫多呢，保准你们不知如何下手。

下午，我们直奔那家大排档。在路上，我想先不要急着决定吃什么，到了自然就知道了。刚坐下，我看见了一棵小杨树。它贴墙而生，枝条和叶片像挂在墙上的一幅画。小巷中房屋连毗，再无树木，所以，它便显得很稀奇，我忍不住又看了几眼。

店主人很快就将饭端了上来，吃着可口的汤面，我忍不住回过头去看那棵小杨树。是谁把一棵树栽在墙根的？细

问之后才知道，这棵小白杨是自己长在这里的。是一个刮风的天气，有杨树籽被刮进小巷。人们见那么多树籽在路上，踩上去不舒服，就把它们扫了出去。其中有一些树籽遗漏了下来，但大部分都没有生根发芽，只有墙角的一粒长出了幼小的树苗。起初，人们并没有在意它，只觉得它是一根小草而已。不料到了夏天，短短几天它就蹿出很高。人们见它长得纤细而笔直，不忍心拔去，就让它在那儿长着。它长到1米多高的时候，就慢慢粗了起来。

小巷中一直放着少数民族民歌，饭馆里也透出一股羊肉香味，整条巷子弥漫着新疆风情。而坐在棚下吃饭的人一扭头，就可以看见这棵小白杨，眼里更增添了一道风景。

店主人说，他准备让这棵小白杨一直长下去，就像他的小饭馆理一直存在一样。说起这棵小白杨，却还有很多故事。自从它长在这里后，总是遇到一些麻烦。在春天，它长出嫩绿的树叶，孩子们总想伸手去摘，店主人喊喊几声才能把他们撵走；冬天的巷子里会结冰，人们怕摔倒，总是用它当扶手，它其实还很单薄，那样的重负自然承受不了，店主人同样也得喊喊几声才能让人们把伸出的手收回。

在店主人的呵护下，现在，小白杨已经长得比人还高了。

## 三

喜鹊喜欢在杨树上筑巢。喜鹊是最受人类欢迎的鸟儿之一。作为喜庆的象征，它们身上的吉祥意味久已凝固。小时候在乡间常听喜鹊叫，喳喳

喳，一连串清脆甜美的鸣叫从树上传来，让人听来无不心悅。以最直接的感受，听喜鹊鸣叫，犹如它要把一连串的好消息告诉你，其喜悦、欢欣和吉兆之感，让人心情大好。

长大后到了新疆，我发现沙漠戈壁旁但凡有杨树，必有喜鹊。如果没有杨树，哪怕是几块岩石，或低矮的沙丘，喜鹊也会立于其上，一有动静便喳喳叫个不停。如果周围寂静，它们便不出声，亦不暴露自己，常常隐藏于树上或草丛中。如此说来，凡听到喜鹊叫的人，大概率为有福之人，或有好运马上要来临。

我在疏勒的那几年，单位院墙外有成排的杨树，平日许是因为忙碌，倒未留意有喜鹊叫，但到了双休日的早晨，必被喜鹊的叫声唤醒。当时曾想，喜鹊的叫声似乎能直抵人的神经。我通常听两三声后便躺不住了，起床趴在窗户上往外看，有两三只喜鹊在树上叫，还不时往我这边张望。我不知它们是否看见了我，但它们张望的姿势让我预感这一天一定会幸福。到了晚上回想这一天的经历，果然因为写了一两首诗或一篇还算满意的散文，觉得欣慰。

有一次在巴仁乡的农田旁，看到两只喜鹊觅食的过程。它们很机警，一只觅食，另一只站在一边负责守卫。过一会儿便互相替换，轮流分工守候和觅食。

又有一次，见一只喜鹊从巢中飞出后，巢中传出一连串细微的叫声，接着冒出两个小脑袋。我知道那是一只雌鹊，它的孩子饿了，它要去觅食。很快飞来另一只喜鹊，站在高处为那只雌鹊守望。它们虽无声，但举动却耐人寻味。我看得着迷，一位农民却道出了实情。他说为雌鹊守望的是一只雄鹊，那巢中的幼鸟是它的孩子。看来喜鹊们有一个规律，雌鹊取食则雄鹊守望。多么和谐的生活，我虽然只是看着，也觉得美不胜收。

我和那农民的说话声惊扰了它们，雄鹊马上发出叫声，雌鹊飞入了巢中，雄鹊则在地上跳跃或走动，看得出它仍在为雌鹊和巢中的幼鸟守望。过了一会儿，也许雌鹊已经安置好了巢中的幼鸟，飞离幼鸟后迅速与雄鹊靠拢，然后一同飞走。它们飞行时将尾巴张开，两翅缓慢鼓动，看上去轻盈潇洒。但是它们并没有飞多远，我们离去时，雄鹊许是才放下下心来，在不远的一棵树上发出响亮的鸣叫声。

落在杨树上的喜鹊的鸣叫声，伴着我疏勒的岁月，给我带来愉悦。

# 女儿学中文

张奥列（澳大利亚）

我的两个女儿都在澳大利亚出生。从她们呱呱落地那一刻起，我就让她们习惯听粤语，接受母语启蒙。当时我们夫妇的如意算盘是，在家说汉语，在学校说英语，将来让她们成为中英双语人才。

大女儿上幼儿园的第一天，一看见红红绿绿的玩具，就冲上去，不管听听不懂老师和小朋友的英语，就在那里兴奋地哇哇啦啦说一通话，与小朋友玩在一起了。渐渐地，在家吃饭，她就“食”（粤语）、“eat”并用，还好，有点双语的意思了。

上小学时，两个女儿放学回家，书包一扔，就打开电视看少儿节目，全是英文台。她们手拿零食边吃边看，津津有味。我听人说，小孩看电视剧中中文最有效，语言容易入脑，就赶紧找来几套国产片录像带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《西游记》，试图转移她们的兴趣，谁知她们摇头摆手不“上当”。

周末我带她们上中文学校，老师教的是《弟子规》《三字经》，她们跟着背诵，似乎朗朗上口，但不求甚解，回到家就全还给老师了。上了几次课，没半点效果，她们最初的兴趣也消磨殆尽，不肯再去了。

我曾是中学老师，也是写作者，一想，何不干脆自己执教鞭？于是买来黑板、粉笔，周末在自家的阳台开课。一开始有点新鲜感，她们正儿八经坐着，一横一竖学写自己的中文名字，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”学念数字。没几星期，她们的新鲜感没了，周末学堂也就散了，黑板被她们用来乱涂鸦。

每到周末，常有些澳洲女子拍门来谈事。洋人一口标准普通话，令我吃惊。一问，她们都是在本地学的中文，然后到中国培训。看着她们跟我滔滔不绝地说着，两个女儿一头雾水，大眼睛小眼瞪着。我对女儿说，都懂中文，如果将来在街上，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用中文问你们黑眼黑发的中国人，你们连母语都不懂，不尴尬吗？她们说，我们没去过中国，能算母语吗？

好吧，我就利用小学假期带她们回故乡看看，特别要到北京感受一下中华文化。一登上长城，她们就挥手大喊：Great Wall, look! 老师在课堂上跟她们说过的。我忙说，这叫“长城”，于是她们记住了。在故宫，满眼都是宫廷建筑、皇家物品，她们眼花缭乱全不懂。导游在介绍，她们听得糊涂，忙拉着我来翻译。我告诉她们，这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，你们不学好中文，不看华语影视，现在不是成“瞎子”了吗？

回悉尼后，她们提出要买动画片《花木兰》的影碟，因为片里有长城，有古建筑。以前看过片子只觉得好看，但没实感，现在到过长城和故宫，有了感性认识，就想反复看过过瘾。小女儿还买了一本英文版的《普通话视角词典》，可以中英图文语音对照，时时时练发音句型，还老问我对不对。一天她说，想去四川。问她为什么？她答，想吃火锅呀。我一愣，不怕麻辣？我这个老广可受不了辣。她说，在唐人街试过，好吃，喜欢麻辣豆腐。

后来她们参加工作了，一个是物理治疗师，一个做媒体网页设计，心都很野。大女儿说，要自己去上海看看，小女儿说，她要回四川。我说，还是先跟我回广州吧，你们好好与爷爷、外婆聊聊，练习练习你们的中文。

一到爷爷家，看见96岁的爷爷正伏案描红，她们忙问，爷爷您在干什么？爷爷说，练毛笔字啊！她们一脸茫然。爷爷又说，这是中国古老的笔和字。于是，她们第一次与爷爷相谈甚欢。在外婆家，也有了不话题。外婆有点吃惊，从小到大，还是第一次能聊这么长时间。

我发现，上次回国，她们还常去吃麦当劳、肯德基，这次却全程挑南地北的各种美食。此前在悉尼，由于我还是中国胃，家里基本做中餐，她们只好自己动手做西餐，一家人的饭桌摆上两类菜是常态。这次她们口味的变化让我很开心。

女孩最喜欢的就是逛商场、购物。她们发现，广州的大型商场很多也很时尚，有各种名牌店，于是出门就一定拉上我。她们在商场东蹿西蹿不亦乐乎。我没那个劲头，经常坐下来滑手机，她们就把我拉起来要我跟在后面。她们说，有些话听不懂，要你翻译。一会儿大女儿问，柜台小姐说什么？我说，她问你有没有会员卡，会员打八折。一会儿小女儿问，售货员说什么？我回答，她说如果你买两件就有更大优惠。听明白了，买了，她们很有满足感。她们同时也明白了，学好中文不只是认字学发音，还要理解思维方式、表达习惯，背后其实是一种文化底蕴。我趁机敲打：你们不学中文，不了解国情，就不方便，寸步难行，我总不能时时刻刻跟在你们身后吧。她们白天登上广州塔鸟瞰市容，晚上夜游珠江欣赏五光十色的夜景，总算搞明白了“小蛮腰”这个词的含意。实地体验，事半功倍。

回到悉尼，她们对学中文及中华文化似乎多了点兴趣。大女儿自己报名参加了一个包饺子的课程，回家做了顿饺子给父母尝尝。我称赞：味道还不错，但你妈可以教你呀，何必到外面学？她笑笑，那是正规的学，有趣。唉，年轻人嘛，有趣才有动力。

小女儿有一天告诉我们，她报名了一个中文班。我说，不必花那个钱，我们每天都可以教你啊！她摇摇头：“在家跟你们学粤语，外面报名的课程是学普通话，大家一起学才有意思。”也理解，学语言关门死背行不通，要有环境气氛的烘托，才能活学活用。

近日，发现小女儿手臂上纹了一条小青龙，我提出质疑。她不以为然：我生肖属龙，不是龙的传人吗，有什么不好？希望她真的是这么想，并能由此找到祖源文化之根。



# 埙曲自村庄来

袁国燕

着他的埙曲。身后的铺子里，梨形埙、葫芦埙、笔筒埙、牛头埙，正等待着有缘人。门口，埙形状的钥匙链、挂件、哨子等文创产品，用挂绳坠在伞状的展示架上，随风轻轻晃动。古老陶埙在后世的新创意中，有了多种变身。

若要追溯这陶埙的前世，至少得活过6000岁。在西安半坡遗址考古中，它惊世亮相。古老先民打破混沌和蒙昧，代代探索，以智慧与匠心，播下一颗文明的种子。

《诗经·小雅·何人斯》写道：“伯氏吹埙，仲氏吹篪”，记载了埙篪的和谐之音、和睦之情。埙器被半坡先民造出来，已经在世间响彻了几千余年。而我，却一直只闻其名，未近其身。与它相遇，偶然而又必然。

5年前的秋天，跟随西安几位音乐家去拜访制埙人。至终南山下一个村子，敲开一扇古色古香的大门，一脚就踏进埙的世界：刚刚捏塑的坯、正在锅炉里烧炼的胎、出炉后等待主人调音的成品……一只埙被赋予生命的过程，或者一堆土疙瘩变雅器的过程，一览无余。

制埙人四十来岁，隐居在村里烧制埙、演奏埙。经过他一番介绍，我才知道，制作埙要经过选土洗泥、醒泥、拉坯、修胎、开孔、阴干、烧制七大步骤，才能成为发声之器。

其间，仅醒泥期就得一年。而选土成泥，还须是关中的黄土与井水。传说

上帝用泥捏了人，而人，却用泥和智慧捏了这埙，借天地之力发声。无疑，这每一件埙器，是黄土与火淬炼的结晶，也萦绕着天地人的灵气呢。

我轻轻抚摸埙的身体，第一次感受到，自己与祖先这么近。小小的乐器，竟有历史的体温。

那天，制埙人谈得兴起，即兴演奏，我虽听不懂曲谱，却被那种怦然之情、幽独之境深深打动。告别时，主人赠我们亲手做的埙。我双手接过，不由放在唇边，深吸一口气，缓缓鼓起腮吹，它竟然发出一声短促的响。

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埙，对这种神秘的乐器，内心充满敬畏。兴致勃勃地向主人讨要曲谱，回家特意准备了一个硬皮笔记本，在封面上郑重写下：学埙记。

遗憾的是，我没有坚持下去。离开古老的村庄，离开泥土和地气，在城市逼仄的居室内，人和埙都失了灵气，声音哑而短促，甚或咋吹也不响，更谈不上能吹出叠音、打音、滑音、气震音。

但我时常拿出埙来把玩。净手，打开手机收藏的埙曲，将光滑沉实的陶埙握在掌心，用我的体温唤醒它，那黝黑幽黯渐渐沁亮润。

今天，在袁家村听到久违的埙声，一下想起了我的埙，想起终南山上的制埙人。忽然明白，埙曲之所以迅速摄住一个人，只因它不仅是乐声，还是历史的回音、大地的回响、心灵的回应。

我不知道，店铺里这些静默的埙，

是不是由终南山烧制而来，我也不知道，这个吹埙人自哪里来，有怎样的故事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在袁家村的泥土之上、天空之下、人潮之中，这些八音孔、十音孔，溢满了古韵与灵气。

纷纷思绪中，一曲埙乐终了。吹埙人进了店铺，人声重新鼎沸。我从埙曲营造的意境里醒来，眼前依然是老屋、古碑、布庄高悬的蓝布幌子，还有一头拉磨的驴。对面店铺老铜壶煮茶的香气，扑鼻沁心。擦肩而过的游客手持直播杆，眼里闪着亮晶晶的欣喜。老时光和新时光，在眼前变幻交织。

索性坐下来，坐在埙的袅袅余音里，悠悠浸入这个1300多岁的村庄。黄土山坳，田地屋舍，油坊铁铺，脉脉含情，分婉着时光，也滋养着一代代追光的主人。

而埙声，让时光横刀立马，也惊醒，也沉醉。

我在聆听埙，也在聆听袁家村的奋斗史。一个坚守根和魂的村庄，成功打造文旅IP，让旧时光与新时代在此相逢。有人说，来袁家村，可以追梦童年，可以安放乡愁。我只想在这样一个且奋斗、且悠闲的村庄里，以埙为伴，过一种中国式雅士生活。

幽幽埙音，从时光深处走来，吹尽一个村庄的晨昏和风雨、悲喜和丰收、探索和奋进。古老的埙和古老的村，就这样邂逅在新时代，敞开了一个肚子的中国故事。